

青森縣的駝子

（就像微風輕擊著鐘，三味線的聲音。一位侏儒出場，他說：「現在，我們驕傲地為您獻上天井棧敷實驗劇團創團第一齣戲，一齣以浪曲形式呈現的獨幕劇，青森縣的駝子。」）侏儒退場。黑暗中，一陣哭泣低鳴，以桃中軒雲右衛門的風格演唱）（註）

女浪曲師：這是一個不屬於我們世界的故事。

孩子們聚集在地獄之河經過的冥域，死亡大山下的荒原，他們都未滿十歲。

大山的聲音在風裡，使他們想起了父親，於是他們爬上山坡。

山谷的聲音在河裡，帶來死去母親的記憶，於是彼此問候之中他們奔跑，他們的雙手雙腳被血浸濕。^{四註}

（一連串的三味線如同洶湧而來的陰鬱浪潮，狂亂不斷地進行著。我們注意到這位女浪曲師身著學生水手服，鮮豔服裝如同盛開的紅花。在她身後則是一片漆黑）

自地獄之河撿起的小石子，堆疊成緬懷死亡的塔。

第一座，獻給父親，

第二座，獻給母親，

第三座，獻給國家，

第四座，紀念每一個人。

中午的時候，他自己一個人玩耍，堆起給兄弟們的塔。

但日落的時候，地獄的惡魔現身了，推倒這些永遠無法成塔的石子。

（歌曲結束。一陣寂靜。）

殺死大正松吉的兇手，正是他的親生母親。她用一條鍊銼合金線勒住，再用鐮刀刺死他。原本他將是我的丈夫，但他現在已經跟我們永別了。青森縣的駝子，他拱曲的背化成我的回憶，與我們永遠分離。

一、消失的戶口調查員

（燈光漸出，三味線聲響起。隱約見到兩位男子各站於左右舞臺。這是兩名拐杖男。一位手中拿著深紅色的花朵，另一位拿著白花。他們身後有依稀是墓碑的輪廓，突然間……）

杖男：他們說，古間木儀人，那位在1913年，大正二年七月十日出生的那個人，他失蹤了。

紅花：古間木儀人，那位在1913年，大正二年七月十日出生的那個人？

杖男：對，古間木儀人，公所裡的戶口調查員

紅花：他去哪兒啦？

杖男：誰知道？人家說他突然就消失了。

紅花：真糟。

杖男：就是說呀。如果他真的消失了，那人們怎麼知道他們何時

出生？現在住在哪裡？或是他們的親戚是誰？完全沒法知道阿。
紅花：就像個鬼魂似的。

杖男：是阿。

紅花：所有村裡的居民，還有他們的出生年月日：所有的一切。

杖男：他都有記錄吧？那個在大正二年七月十日出生的傢夥？

紅花：應該吧，呃，我想……

杖男：他把記錄帶走了，而且永遠走了。

紅花：他把記錄帶走了……

杖男：而且永遠走了。

（在黑暗中，我們聽見一些細微的、壓抑的笑聲。從兩個人的談話中傳來。三味線不間斷地穿插在對話中。）

紅花：從永久居民到現在的人：

杖男：到出生年月日；整個村子的人都在問：「我是誰？」

紅花：或是「我們從哪裡來？」

杖男：永遠都沒有答案。

紅花：是的，永遠都不會被知道。

杖男：他還為我們留下些什麼？在他帶著這些記錄離開之後？

（一陣停頓）

紅花：我們死亡的日期。

杖男：只剩下我們死亡的年月日。

（兩名枋杖男在女性吟遊詩人再次出現後停格、靜止。三味線刺耳急促地響起，大聲激動逐漸變小。）

女浪曲師：（唱）很久很久以前，
調查員消失的時候。

三十年前。

當我漸漸長大，我逐漸痛恨春天，
我被古老的鳥兒所唱的悲歌遺棄。

而今，我的名字呢？

（白）有一個原因，使得那個在大正二年七月十日出生的古間木儀人，那個調查員離開的原因。他害怕捲入大正家族裡的爭執。於是他銷毀所有戶口資料並逃走。這都是因為大正首吉，他的爸爸大正甚藏是一位醫藥法專家，而他的媽媽叫做節子。大正首吉曾是遺傳學的大學助理教授。某一年的暑假，大正首吉帶著一位叫做松子的僕人到岸邊，在河堤上他強暴了她。一段時間過去，松子懷孕了。為了防止醜聞散播，家族將松子的名字列在大正家的戶口裡。但在松子生產前，大正首吉卻因為霍亂死於上海。

（唱）「我總是說，

那位女僕真是令人厭惡，

現在我兒子都死了，

為什麼我還要一直照顧妳？」

節子不停責怪她。

雨天，她要松子站在外面。

雪天，她要松子到雪地裡。

每晝每夜，她用言語殘害她，

責怪著、咒罵著她。

關於每一件事情，甚至是她兒子那些無恥的舉止。

然後春天來了。（歌曲結束）